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目錄卷下

陽湖洪禮吉稚存

屠 紳笏巖

管幹珍松崖

同里

錢維喬竹初

閱

黃景仁仲則

一尺劍

味卿言

金昌亭

東山展



檀江州

春月暎

封狼胥

佛狸識

宜速斷

見要人

竹林堂

違導旨

領軍腹

石頭城

天王家

移吾牀

易犬子

郎君書

解散髻

八騶嘆

閱武堂

合肥捷

談風月

山中相

鹿子開

房公馬

鮮卑奴

水東流

南飛吉

明月謠

狐非狐

金甌缺

臣如龍

寒山石

百年寃

握槊來

劉桃枝

金叵羅

延年杖

無愁曲

百升謠

殺一圍

脚杖痕

景陽樓

高涼洗

阿干歌

附外域

魚鼈橋

鬼鼓喧

雌雉卜

金羊牀

新羅人

雨為歲

孔雀群

燉煌西

日出處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目錄卷下終

樂府目錄下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陽湖洪禮吉稚存謨

一尺劍

一尺劍馴兩蛇五百載還劉家解一炎精斷典午亂

真人興紹皇漢解二草肅肅沒輦轂金之刃之悔不

速解三

宋武帝本漢後為高祖弟楚元王交裔武帝
伐荻新洲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見數童子
青衣擣藥宋時有童謠云欲知其姓草肅肅
蓋蕭道成受禪之讖

樂府下

味卿言

恪誰長慕容暉有霍光猛誰伍秦符堅有仲父裕
誰堪司馬宗有曹瞞知人何詳已何畧如君之才
總誰角可憐死慙高著作

崔浩與魏太宗論近世將相之臣太宗悅賜御
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
浩後以誤國史族誅高
允為著作郎十七年不遷官

金昌亭

東華哭聲猶未已司空中書執戈起同謀亦聞檀

道濟廬陵何人武皇愛子陛下弟金昌亭邊鼓聲
沸磨刀霍霍且及帝五蛇升一龍去龍歸若得瞻
皇馭應問爾來何太據

徐羨之與傅亮謝晦受遺詔輔少帝帝居喪無
禮羨之等令檀道濟引兵入廢帝為營陽王復
弑之金昌亭并
殺廬陵王義真

東山屐

東山屐屐不釋屐不釋作山賊西堂夢夢莫論夢
莫論思王孫君才苦多實苦少別夢盈盈滿春草

君心苦雜迹苦幽探竒累累山靈愁山靈愁向天
訴桃墟邨中夜相捕君鬚成佛骨未仙生天乃落

孟顛前

謝靈運既徙廣州欲要合鄉里小兒于三江口
篡取爲秦郡將宋齊所發于桃墟邨獲七人靈
運遂坐誅 靈運將刑捨鬚作維摩詰像 孟
顛事佛精懇靈運素輕之曰卿生天當在靈運
前成佛當
在靈運後

檀江州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萬里長城君自毀明年

飲馬長江水長江飲馬君有知目光裂電神騅馳

魏人聞檀道濟雄名憚之圖以禳鬼 道濟被
收脫幘投地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魏太武
引兵南下文帝登石頭城望之謂江
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春月畋

咄爾簞嗟爾笠曷不遠暱我馬欲逸咄爾騎嗟爾
王曷不傍皇我田欲荒一日荒不得實一日飢不
得活王將四征營三驅驅斥老農胡爲乎還君壺
觴不敢食我田我田食我力

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
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游畝古人所戒
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
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不
受

封狼胥

朔風一夜長城倒百萬甲兵如電掃石頭城上烽
連天不見居人見秋草秋草秋肥胡馬驕江南地
赤總無苗雍徐白骨連青冀又見催書集飛騎君
不見耕當問奴織問婢封狼居胥亦何易

宋文帝欲經畧中原王元謨尤好進策帝曰觀
元謨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沈慶之諫曰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
何由濟帝不聽魏人凡破南徐徐兗豫青冀
六州所過赤地無苗
春燕歸巢於林木

佛狸識

江水飲莫飽佛狸死江島去年歲在寅今年歲在
卯崔伯深死亦早

魏太武南下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卯年佛狸太武小字 崔浩字伯深

宜速斷

禁林半夜愁烏號深宮一舉雙鴟梟食母鏡
食父假以羽翼授以刀齋宮門開燭未滅舉几一
揮指齊裂湛之不斷江湛遲陛下裁弟難裁兒難
裁兒已殺父嗟嗟雙鴟梟更假一鸚鵡

太子劭始興王濬與嚴道育王鸚鵡巫蠱事發
帝欲廢太子劭賜濬死與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謀之僧綽曰事宜速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帝
久不決更以謀告潘淑妃淑妃濬母也以告濬於
是太子劭遂與濬弑帝并殺
潘淑妃徐湛之江湛俱死

見要人

衣如鶉馬如狗道逢八騶不得走平生不喜見要
人要人近復生公門君不見要人耶亦堪喜陛下
有綸臣仲禮

顏延之子竣既貴常乘羸牛笨車道逢竣鹵簿
卽屏往道左謂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
見汝 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及都督柳仲禮
按兵不戰梁武帝嘗問策於柳津對曰陛下有
邵陵臣有仲禮不
忠不孝賊何由平

竹林堂

寧馨兒父不知渠大齷鼻何如斯齷鼻不懼鬼射

鬼鬼殺爾今日當屠猪急付大官厨猪來代爾宰
天下竹林堂空鬼亦怕

廢帝射鬼於竹林堂爲壽寂之等所殺 王太
后疾篤呼廢帝不往怒曰那得生寧馨兒 帝
入太廟指世祖像曰渠大豮鼻如何不豮 帝
嘗惡湘東王彧呼爲猪王一日忤旨帝縛之使
擔付大官厨曰今日屠猪建安王休仁
笑曰猪未應死待皇太子生彧遂免

違導旨

欲言即負導旨不言還負翟黑子宮中門啓戈矛
森臣寧負迹不負心天威煌煌距尺咫臣寧負生

不負死高渤海真純臣天文書上天顏温臣才區
區勞獎述清河司徒臣不及

高允嘗授太子經及崔浩國史事發并欲誅允
太子入言允小心謹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
太武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所領事多
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武怒曰允罪
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迷亂
失次耳臣向問皆言浩所爲太武問信如東宮
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
欲乞其生耳太武爲太子曰臨死不易辭信也
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允退爲人曰我不奉
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耳先是翟黑子奉使
并州受布千匹事發謀於允允勸首寔翟黑子
不從太武殺之 魏太武使允集天文災異書

凡八篇太武善
之謂不減崔浩

領軍腹

七日宴慎勿開司空血裏長安臺牽牛星慎勿見
蒼梧首離仁壽殿汪州首禍徐州亡天意總在蕭
建康箴中有箭箭有鏃痛恨不穿領軍腹

宋明帝以七月七日殺巴陵王休若後廢帝亦
以七夕死帝醉寢仁壽殿令楊玉夫伺織女
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玉夫懼遂弑之
帝嘗直入領軍府值蕭道成晝卧帝畫其腹
為的欲射之以王天
恩言遂以髀箭射

石頭城

石頭城悲孝子悲忠臣寧為粲死慙淵生叶江陵
市為忠臣為節士不作充生作陵死

袁粲與子最同死曰汝不失孝子我不失忠臣
沈攸之將起兵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
生攸司馬邊
榮亦不屈死

天王家

生不落降王車死不入天王家王敬則虎而翼板
輿迎居別宮耳司馬家亾亦如此王光祿獺尾哭

樂府下

興亾兩見勿復哀鸞飛又向天邊來

宋順帝禪位於齊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帝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曰願生生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右光祿大夫王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獼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遂復頻見此事

移吾牀

紀僧真無所須從官乞作士大夫士大夫非天子命江家謝家聽不聽欲娶須造中書堂欲貴須近尙書牀桃笙三尺牀七尺尙書移牀遠俗客

紀僧真得幸於齊武帝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爲兒復得婚荀昭光女無所復須但願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敷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返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易犬子

延昌宮中國祚短神龍墮地化作犬楊婆咒禱空紛紛寧知金翅啣王孫王孫憶翁須好作翁死旬時還奏樂花枝裊裊春綿綿楊郎宮中恣醉眠狐裘錦衣左右直徐郎殿前躬畫敕寧失官家朝莫

犯周侯刀寧違至尊訓莫拒舍人命禁中刀敕空
縱橫國運詎識歸宣城尙書不言侍中走舉朝盡
醉吳興酒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爲移點於外
作犬子何點曰太子作犬不得立矣後文惠太
子果卒鬱陵王爲皇太孫時令女巫禱祀速
求天位及太子卒益加敬信世祖崩大歛畢
卽呼伎作樂帝左右楊珉與何后同寢處
帝寵任綦母珍之周奉叔及宦者徐龍駒等珍
之有所求無不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莫
違舍人命奉叔有單刀二十口嘗語人曰周侯
刀不識君龍駒至代帝畫敕宣城公鸞謀繼
大統多引朝中名士參畫侍中謝朓心不願求

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與弟
吏部尙書淪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郎君書

郎君書悲欲死不死三軍死尺紙田橫客走安歸
先生血染門生衣陸家門生頸已折袁家門生遭
狗齧先生之靈幾時沒

晉安王子懋與防閣陸超之董僧會舉兵討蕭
鸞爲參軍于琳之所殺僧會見懋子昭基書曰
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超之遠遁超之曰恐
田橫客笑人遂爲門生所殺頭斷而身不僵門
生亦助舉棺棺墮折其頸而死袁粲死後其
家匿一少子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兒以
樂府下

首兒死後靈慶嘗見兒騎大氈
狗戲年餘靈慶竟爲氈狗所殺

解散髻

華林園中宴初設彥回琵琶稱第一清歌沈季業
王郎三公解事惟拍張尙書尙書技偏乏稽首臣
須用臣法臣今有法臣知書當時封禪推相如帝
曰休哉盛德事琵琶聲停拍聲止一代風流比謝
安插簪散髻解朝冠王郎何似吳興守力飲不肯
解璽綬

王儉爲國子祭酒作解散髻斜插簪嘗謂人曰
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齊高帝
幸華林園宴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琵琶王僧
虔柳世隆彈棊沈文季歌子夜來王敬則脫朝
服拍張獨儉無所解誦相如封禪書齊主曰此
盛德事也齊主受宋禪以謝朓爲侍中不肯
解璽綬乃用
王儉爲之

八騶嘆

君不見鄧仲華二十佐命人爭誇又不見王僕射
弱冠興齊推定策君名照耀同扶桑三十官止中
書郎前無八騶任搥壁人何轟轟我寂寂絳衫戎

服官門來嗟君殊非濟世才濟世才任輕薄驢乎

驢乎汝好作如汝人材皆令僕

叶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啾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大丈夫齊武帝疾亟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閣口斷太孫仗不果遂坐誅融嘗與劉祥同載祥見道旁驢曰好為之如汝人才今皆令僕矣

閱武堂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妃酤酒阿兄來盤馬走

阿丈來醉一斗宮中夜遊誰敢毀宰相已作破面鬼

東昏侯於芳樂苑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東昏呼潘妃父為阿丈俞靈韻為阿兄沈昭畧臨死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

合肥捷

合肥城邊鼓三下將軍乘輿不跨馬麾幢繖扇沿河堤兵不貴多還貴寡三關關北增高樓將軍閉

樂府下

壘征人愁征人誰知法中法法在用強還用法百
戰孰比將軍功將軍豈數曹景宗原頭射獵師不
競行路空歌霍去病

韋叡體素羸每戰未嘗跨馬嘗乘板輿合肥之捷魏人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先是諸將請益兵叡曰兵貴用奇豈在衆也梁武帝使叡救馬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訕其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曹景宗救義陽頓兵不進但原頭射獵而已

談風月

南尚書奔競謫詹事官求不獲北尚書選格裁洛陽令爭不迴停年格銓選格羽林夜火尚書宅南尚書北不如宵來風月談軒渠

徐勉爲吏部尚書客有因宴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日祇可談風月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洛陽令崔瑒上書諫不聽先是張瑀立銓選格排抑武人羽林相率焚其宅

山中相

華陽夢破生紅塵山中宰相作外臣芒鞋尋山芝草竟茯苓屢辱官家命官家手敕來岩陬先生不

願金籠頭同時亦有何處士將鬚不得臣老子

陶宏景隱居茅山國有大事每遣使召時號山中宰相 梁武帝遣所在給茯苓 武帝手敕禮聘不出唯畫兩牛一著水草間一金籠頭 武帝欲拜何點為侍中點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 耶

鹿子開

建康城頭眾驚走棖棖取人飼天狗朝呼食肉宵
呼肝棖棖得人食始歡食始歡殺鹿子龍公不死
鹿子死四十八年王氣止

梁武帝立長子統為皇太子時民間謠云鹿子開城門蓋反語為來子哭也後太子果薨 天監十三年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

房公馬

糗盈升草盈把兒童競養房公馬見公之馬還思
公連錢蹠蹠奔兒童兒童粟多果馬腹更辦名香
馬前哭馬前哭因思公君不見房公之馬鮑氏驄

房謨為大寧太守有惠政以不起兵應爾朱世隆為所執以其馬別給戰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之謂為房公馬

樂府下

鮮卑奴

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末鮮卑奴起渤海東電隱
隱兮雷轟轟朱家魏家總非匹一冒空拳一穿鼻
賊來百箭殺百人武牢不死真有神宣訓宮中叩
頭列一母三天亦人傑

高歡累世北邊習其俗遂同鮮卑 魏孝明時
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
末武牢之敗親信都督尉興慶謂歡曰王去
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 歡妻婁氏生六
子洋演湛皆為帝時
謠云一母生三天

水東流

欲要君四十啟叶欲爭君二千騎東帝不成作西
帝征途歔歔悲啼勿啼君心有南北此水無東西

水東西猶入海魏東西天命改

魏孝武帝惡丞相高歡西依宇文泰 歡上帝
四十啓帝不省 泰率二千騎逆帝中途帝謂
侍臣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因流涕泣下
帝至關中復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

南飛吉

烏鴉耶燕雀耶南飛者利耶轅門中置大鼓將軍

樂府下

紫衣氣如虎彎弓北來射鸚鵡

賀拔勝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屢乞師討高歡不果乃求還勝自後每執弓矢見飛鳥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魏時童謠云可憐青雀子化作鸚鵡子青雀指孝靜帝鸚鵡指高歡

明月謠

明月明月相隨不滅昨宵入懷抱今宵委荒草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尤寵帝以之入關為宇文泰所殺

狐非狐

天門開焦梨狗子天邊來狐非狐貉非貉吠聲長
達河朔青雀何嗷嗷新巢復舊巢鸚鵡啄新巢
飽犬腹犬乎犬乎爾何酷會見金鷄樹頭哭

魏孝武時謠云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蓋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泰母孕泰時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 周初童謠云白楊樹頭金鷄鳴祗有阿舅無外甥蓋指隋受周禪之兆

金甌缺

樂府下

蕭繹盲老公侯景跛老子中原龍戰四十春乾坤
戾氣歸斯人斯人不來國不破誰使金甌向空墮
當殺不殺慕紹宗當斷不斷吳老公跛奴之禍禍
已醅盲僧釁成還骨肉

梁武帝欲納侯景曰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
脫納景致紛紜奈何後以朱异言卒納之 景
右足偏短 慕容紹宗追景急景謂曰景若就
擒公復何用乃縱之 湘東王繹眇一月初武
帝夢盲僧託生
王宮遂生繹

臣如龍

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大將軍勸陛下酒敢勿聞
黃門郎來前且受意癡人勢亦小差未欲進食先
揮刀龍耶虎耶亾崇朝亾崇朝反及禍臣如龍北
面坐臣如虎尙是可臣如鼠已殺我

東魏高澄忌魏靜帝使黃門郎崔季舒伺帝動
靜嘗與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 澄
爲膳奴蘭京所殺 高洋欲受魏禪母婁氏曰
汝父如龍兄如虎尙終身北面汝何人欲行舜
禹之事乎

寒山石

一片石寒山頂餘者誰比蛙黽蛙聲蚓聲猶可識

邢家魏家工作賊

庚信使北歸人問北方人士何如曰惟温子昇
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邢邵
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之謂人曰伊嘗于沈約傳中作賊何敢
言我

百年寃

濟南毅魄死不灰九死上叫天關開精誠入日日
忽變白氣夾日如長圍涼風臺前血一斗百年來

時繞堦走兒今何罪生王家乞命作奴還俯首深
宮半玦留分明兒今已死忍獨生忍獨生還把玦
明月不來空斷絕君不見婁家血泪還纏綿濟南
悲罷悲百年

北齊昭帝廢故主爲濟南王尋復弒之立子百
年爲太子及昭帝疾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
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遂不顧而去 武
成帝立封百年爲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
圍日再重又赤星見帝欲以百年厭之使召百
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與妃斛律氏別見帝于
涼風臺曰乞命與阿叔作奴帝不聽卒殺之妃
把玦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父光自擘之乃

開

握槩來

臣彈箏君進酒君持觴臣爲壽君王沉醉宮生春
兒家乃有握槩臣趙郡痛哭宮門首臣爲國家不
爲酒珠簾終蔽和士開兗州刺史需君來士開生
趙郡死非常作事有龍子

北齊和士開以善握槩彈琵琶有寵於武成帝
使士開與胡后握槩復得幸於胡后及武成帝
殂後主尤委任之趙郡王叡與司空婁定遠
立請出士開外任太后命賜叡卮酒叡正色曰

臣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後主不得已出爲兗
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珠簾詣婁定遠願得一
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遂與太后及後主謀殺
叡瑯琊王儼殺和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曰
龍子作事
固自不凡

劉桃枝

劉桃枝信力士所爲如此事永安耶鐵籠死平秦
耶露車死趙郡耶雀離死大明宮裏呼家家腸肥
腦滿悲瑯琊桃枝桃枝技還絕飛向青天斬明月
劉桃枝慎勿過君如鶴鷁見者禍嗚呼爾首何時

墮

劉桃枝齊天保間力士齊文宣囚永安王浚
上黨王渙於鐵籠使桃枝就籠刺浚因自殺渙
平秦王歸彥被獲載以露車使桃枝拉殺之
桃枝拉殺趙郡王叡于雀離佛院瑯琊王
儼將死呼曰乞見家家桃枝以袖掩口殺之
周韋孝寬畏斛律光縱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
月照長安光字明月故言光至涼風臺桃枝
自後撲之不什光反顧曰桃枝嘗為如此事我
不負國家齊文宣嘗使桃枝殺高德
政桃枝不敢下顯祖怒曰爾首即墮

金叵羅

為丞郎郎善盜金叵羅在官帽為達官官善温胡

桃油獻至尊為三司司善刺黃金丹寬一死為流

囚囚善柔蕪菁子薰兩眸盲人當國亦識古官欲

殺弟引慶父盲人當國還傾朝官欲殺舅引薄昭

盲人耶竟誰恃外有和老公內有女媧氏

北齊著作郎祖珽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
于珽髻上得之武成帝為長廣王時珽為胡

桃油以獻武成帝將殺珽珽曰陛下勿殺臣
臣為陛下合金丹因徙光州置地牢中夜以蕪

菁子為燭由是失明胡長仁瑯琊王儼之死
皆珽引經成之珽媚後主保母陸令萱謂後

主曰令萱女媧
以後一人而已

樂府下

延年杖

延年杖南面植大司馬前為進鳥太師前為設席
皇帝陛下北面進爵百僚捧匱三公洗勺臣學孫
吳不學孔孟羣公雍雍陛下至聖

周武帝視太學以太傅于謹為三老賜以延年杖謹入門帝迎拜謹荅拜太師宇文護設席謹升席南面坐大司馬豆盧寧正鳥帝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帝跪受爵以酌謹幼好孫子兵書于經史但畧窺而已

無愁曲

日短短苦未足夜遊還秉燭琵琶絃撥無愁曲鬪
鷄開府鷹儀同無愁天子歡無窮歡無窮起相和
杞人莫自憂天墮女媧宮中捧石坐

北齊後主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內侍和者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有鬪鷄號開府狗馬及鷹皆有儀同郡君之號

百升謠

清風園中菜租減盲老公言百升反棗枝十束弓
廿張百升反具何尋常老公言時老母証官家比

來亦大聖天亾明月資秦人中河不事椎層冰吁
嗟二妃一皇后敕勒老公知不久

北齊後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菜
賒買于人負錢至三十萬斛律光以爲言提婆
大怨 祖珽以韋孝寬謠言啟後主且續之曰
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盲老公自
言老母指陸令萱後主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
其欲反果然 籍光家得棗枝二十束弓廿張
先是周人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
冰及齊政衰反畏周至冬月冰結齊嘗使人椎
之

殺一圍

撮許賊何能爲官家更勸殺一圍平陽城頭賊鋒
挫美人不來城不破嚴兵何紛紛伐鼓何喧喧美
人一呼官家奔官家奔亦何往君不見馬上徒膺
禕翟榮車前已作降王長

周師圍急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汾
水中耳 後主與馮淑妃獵于天池聞晉陽陷
齊主欲還淑妃請更殺一圍 齊人作地道攻
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後主敕馮淑
妃共觀之妃粧點不時至城遂不下 先是後
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使詣晉
陽取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
中途後主按轡爲淑妃着之

脚杖痕

欲從君君不可從陛下為不孝孝伯為不忠欲為
身身不可避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天昏昏誰
與伸嗟嗟陛下勿捫脚杖痕

周宣帝為太子時有過武帝輒加捶撻及武帝
崩捫杖痕大罵曰死晚矣 宣帝嘗從容問鄭
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字
文孝伯 宣帝與孝伯謀殺齊王憲對曰陛下
為不孝臣為不忠 尉遲運勸孝伯出外孝伯
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
之何

景陽樓

樓高高插天表玉樹一聲天下曉宮中天子樂事
新一日可敵千萬春齊軍三來周再至不恃人心
恃形勢宮女烟花狎客箋送君還上九重天噫吁
嘻胭脂井冷何堪辱此間樂復不思蜀一曲吳歌
酒千斛

陳後主聞隋兵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
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乎 後主入
隋嘗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問飲酒幾何對曰
與子弟日飲一石每預宴文帝恐致傷心為不
樂府下

音 奏吳

高涼洗

中原龍戰苦不息兵戈變盡狼虎跡帝以倫常付
巾幗江南王氣悲銷沉銷沉忠義無一人投袂乃
屬夫人城許家善心亦國士陳亾不死隋亾死死
時應愧夫人耳

陳亾嶺南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
號聖母保境拒守隋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
國亾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
許善心聘於隋會陳亾痛哭三日後以宇文

氏篡弒
不屈死

阿干歌 附外域

莫聽阿干歌阿干心獨苦棘城西去白蘭山茫茫
隔今古阿干爲弟言馬傷君莫怒弟言報阿干連
枝本同父阿干歌悲無窮阿干有子還思忠登高
山而望遠海慨異國之朝宗阿干歌歌自悼阿干
有孫還識孝報讐不得留讐衣縛草作讐兮射讐
貌阿干歌歌以風此歌安得流寰中君不見宋湘

樂府下

東與梁湘東

河南王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因二部馬鬪
廆使讓之吐谷渾遂度隴而西居於白蘭地方
數千里廆追思之為作阿干之歌 河南王吐
延雄勇多猜忌為羗酋姜聽所殺子葉延立痛
念父讐常縛草泣射 白蘭王阿柴登西強山
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因遣使入貢於
宋

魚鼈橋

高句麗乃是河伯之甥赤烏子精誠貫日日倒戈
河伯乃遣魚鼈為填河魚耶鼈耶今日濟我犬耶

豕耶昔日飼我

高麗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女為日所照遂
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王棄於野犬豕飼之後
破卵得一子名曰朱蒙 高麗人謀殺朱蒙朱
蒙出走遇一大水無梁後追騎甚急朱蒙告水
日我是日之子河泊外孫今追兵垂
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

鬼鼓喧

銀刀霍霍波鄰鄰江魚見水不見人與魚同居識
魚性刺魚要伺魚入定魚一尾直百錢得魚買醉
神祠邊深秋鬼鼓何填填

獠人能卧水底持刀刺魚百發百中以口嚼食
以鼻飲 取人面皮籠之于竹及燥號曰鬼鼓
每有慶賞
即用之

雌雉卜

羽肅肅飛來手中伏男王叩頭女王祝欲得粟須
剖腹腹中粟如玉今年穀大熟九層樓中仙樂作
蘇毗千秋阿脩羅萬福

女國在葱嶺南世以女爲王姓蘇毗 俗祠阿
脩羅神歲初以人祭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
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米穀則稔
瓦礫則凶謂之鳥卜 王嘗居九層樓

金羊牀

陽春有脚不得走赤帝騎龍作歲首蠻王笑擁金
羊牀琉璃珊瑚琥珀光眞珠瓔珞垂兩襠七月七
日華筵張腰銀弓手金戟橐駝飛來能啖客

波斯國王坐金羊牀視朝 國以六月爲歲首
有鳥如橐駝能高飛丈餘食草與肉亦能食
人 其國嘗以
七月七日宴會

新羅人

新羅人新羅人新羅山多水復險終古猶匿秦遺

樂府下

民當時避秦竟深入深入千年作都邑武陵太守
空驚傳寧知處處皆桃源桃源中共棲歇他時飲
馬長城窟城邊猶認秦時月

新羅國其先世本秦人避長城役來此馬
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

雨爲歲

婆羅蠡鼓喧沙堤綠魚千頭迎客飛舟行海中不
見海云是鯨鯢腹中水王開北戶迎北人蔗酒旣
設柳漿陳柳漿陳且高醉春爲年雨爲歲

赤土國在南海中冬夏常溫多雨少霽 隋使
常駿通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又數日至
一處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
也 其國重北戶北面每有南使至則啓北戶
迎之 以甘蔗作
酒亦以柳漿爲酒

孔雀羣

孔雀孔雀頭珠懸尾翠壓朝飛暮飛與人狎蠻中
不識文禽尊呼作家鷄與野鴨毛霏霏羽堪衣尉
犁山北不可棲雀乎何不東南飛

龜茲國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
乳如鷄鶩其王家常養千餘隻 尉犁山在龜
樂府下

茲國
南

燉煌西

燉煌西白骨撐日月飛不進鬼火欲與天爭青朝
行暮行不見影鬼聲西來落空井魍魅耶魍魅耶
叢叢細草生枯骸枯骸欲歌人欲哭燉煌之西且
裹足

高昌國在燉煌西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
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每
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
致亾失蓋魍魅魍魎也

日出處

子夷人不可悉我家乃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日出
不識日所歸茫茫渡海尋光輝尋光輝光欲竭汝
家乃在滄溟之西見日沒日出必有方日入必有
鄉願隨東升日東升朝日王

倭國人自稱子夷其王以天爲兄日爲弟嘗以
夜半治事至日出而息日付諸弟其誕妄如此
隋時遣使入貢曰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入處天子無恙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終

樂府下

大淵朱錫庚讀時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也
是日亥時冬至時將至矣

跋南北史樂府後

屠紳撰

小年欲寢堪逞志者墨兵大雅相歡乍移情兮樂
部擅三長而搦管原四始以審音聲與政通辭緣
情綺論詩每稱爲史咏史那得廢詩振古如斯當
今無輩耳洪君對巖才不患多書能求間以譚天
之口成擲地之聲謂夫兩介山河六朝金粉天醉
投壺之酒感此茫茫人迷夾岸之花憐其擾擾龍
爭入好奇之局鵲起高門靡之文試將翠管填詞

難盡摸魚戀蜨若命紅牙按曲何妨換羽移宮爰
變新聲獨彈古調事或未經人道言無不獲我心
晉啓化龍陳亡擒虎三百年王氣將終甥承冒頓
舅代宇文十六國人情可見易滌哇而高如白雪
裁穢史則穆若清風蓋筆有鹿盧胸無芥蒂矣若
夫呼豨飲馬陳陳已苦於相因鹽州石壕戛戛更
難其獨造何似取千秋金鑑爲兩部鼓吹登傀儡
于場中追魂而攝魄寄陽秋于皮裏恍目以劇心

縣門且不易千金畫壁豈徒驚一絕此日博聞強
識官可秘書異時按部就班郎宜協律走也不知
許事欲喚奈何樂認鈞天編疑艷異彼羌無故實
等閒當賸馥殘膏苟別有會心遮莫付銅喉鐵板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ghosted text, possibly a stylized character or seal, centered on the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朝陽書印').

